

唐先生文集

四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記

重修恩政堂記

並嘉陸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閩中氣為名郡  
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為安德軍  
其山川形勢邪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  
絲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  
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  
瓦屋閭閻凋疎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  
俗自古然耶抑起于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  
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園圃至廣而亭榭至少賓  
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  
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管城虞公來守是邦明  
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為一路偉觀而堂之直壯  
舊有恩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為整暇所形尤  
覺寂然無復氣槩公顧而歎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  
副可乎徹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  
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為可樂也是  
歲某為閩中宰屢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  
文以為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  
示之以禮今閩人以儉為俗久矣恐其涼而入于固  
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于祀歆是





真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

愚齋記

元符三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隆治書室于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齋而屬某為之記某言于公曰愚有茅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甯武子之愚揚子以是錯為愚柳子厚自以為愚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見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為當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為愚可乎然正元之黨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愚可乎是數子者其愚固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于道以為甯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達于時以為是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為柳子厚之愚則無文之事某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平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以自得于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卓然有立其長子大壽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于所謂盛德者歟傳曰晞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以是為記



陳子美竹軒記

君子之所好有不可以常理詰者珠玉犀象世俗之所共好而必爭者也未嘗一日介意而竹之爲物扶踈抗直非有妖麗嫵媚可以移人之意此草木之簡靜澹泊者然自晉以來賢人君子皆有是癖以爲一日不可無雖假館託宿必種而猶以爲未足復以墨象其形容置之屋壁寢食必對作爲賦詩以稱道其風節以誇耀於世前世之士如七賢六逸之徒皆有英偉絕人之才而一佞於竹則脫去世故終身與之周旋而不返嗚呼是豈可以常理詰哉予友陳子美趣向高遠於世味甚薄凡世俗之好者略不經意而

唐先生集卷一

二

竹軒記

特蔽於竹所至私居官舍常養竹以自適自謂性與竹會不知其所以然前日始到官周視廨宇而書室之外竹軒森然龍騰劍拔得其所好驚喜失聲葺之踰年軒檻一新而竹亦愈茂時與賓客僚友飲酒笑樂於其間方其得意於竹也凝神終日玩味吟嘯忻然相對而不知其隱几者其所好如此宜其求文爲記愈却而愈勤也夫捨俗之所好而獨好其所好是亦蔽於物而已雖然苟未至於無物則子美之所好與夫世俗之所好者蓋亦有間玄紹聖年月日唐某記

箕踞軒記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跼



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  
便於長嘯其勢如躡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  
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爲也以之事上則  
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  
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  
幅者皆鄙而不爲予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  
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  
視上帶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  
禮法柔聲和容歛版罄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  
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  
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遊從之

所不至往往獨遊於此解衣盤薄箕踞於胡床之上  
含瓜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  
嘯而草木爲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猶有所  
畏雖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馭已  
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爲  
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紹聖三年五月二十日記

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  
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  
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馬強  
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



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  
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奸臣所擠見隕賊  
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  
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  
其用意正相類爾然于數君子者終不能有所傷而  
公獨不免于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存  
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  
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  
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  
子于江濱起士會于九原蓋其志之所願則超然相  
慕于數千百載之外而况于公乎公之功名事業既  
已絕人而文字之妙亦不可及曰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  
此亦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  
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  
想見也夫年月日記

新脩勅書樓記

始余未至閬中聞其為劇邑也意其官府制度諸事  
有體稱古子男之邦既至入門見其所謂勅書樓者  
庠屋數間楹椽腐瓦踈將過其下者則必却蓋俛首  
鞭馬疾趨凜然惟恐其欲壓顧而疑之以為縣治于此  
不知幾何年今之從者亦不可勝數樓在廳事之前  
非思慮之所不及然皆更相曰仍無改作者何也既



而究之乃不足怪者始宣德即孫君龍既新一廳堂嘗  
議及矣木果作而受代去奉議即李君觀繼修庫獄  
復有意于是矣以饑而寢其事至余號為患蠢無知  
銳然直前而不顧利害者也然猶尺寸積累二年而  
後有作親董其役數月而後有成蓋自二君以迄今  
于更閱三閏然後得以一變其舊嗚呼何其難哉而  
况興利除害是事建功規為措置有大于此者不又  
難哉以余成之七難有以知二君欲為之難以二君  
欲為之難有以知前人更相因仍歷年滋久而無所  
改作者彼非安于如此也蓋勢不足以使人力不足  
以行意奉乎勤非左室右碍終日憂裏而不得以遂  
其所欲為此人之為所以無功天下之事所以不立  
而有志者所以永歎也何獨此哉何足怪哉棲屋上  
下十間餘材為吏舍十有七間始于元年之六月成于  
十二月而余去以二年之七月云崇寧二年正月十五  
日記

書

上蔡司空書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  
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  
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



曾丞相罷而閣下當軸某自常調蒙朝廷記錄脫之于刀筆之間而處之于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閣下鎮蜀某遊太學閣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于門館一字不通于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于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為如何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于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演前輩舊說無一言一句能自立門戶亦嘗推究學校利病意欲有所建明而勅令格式三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藉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閣下少如意焉通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于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士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于經其旨何嘗不入于道行之于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不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為體立意造語無有法度宜詔有司以古文取士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之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



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適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逾數年文体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某久不談世事感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止否惟閣下裁之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某學術空虛不能盡知前世事自建隆以來數之蜀之先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迹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于慮患不得不爾天聖中閣下陳鴻漸以文章知名于世制策八等以季父當軸不得召試擯棄流落飲恨至死引嫌之風其由來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訟襲前事每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于蜀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錄者老成宿德後生晚學隨宜錄用各當其理至于甚愚無知如某等輩猶得備負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為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某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任于此勤苦于簿書獄訟而不以為勞奔走于車塵馬足而不以為卑十年之間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為貧而仕止當如此既無以取知于人遂不敢求于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



閤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於採聽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某自到此忽忽歲餘事稍閒不廢讀書俸入差厚足以爲養比之輩流最爲僥倖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戚思蜀而輒布腹心於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爲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閤下留意焉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閤下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閤下還

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遽棄所依此其胷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佗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閤下裁擇其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禹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



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  
聖賢本意伊陟呂奭巫咸相大戊無佗竒功以格上  
帝又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  
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  
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  
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  
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  
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  
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  
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  
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  
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  
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閤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  
亦以此說告之

上監司書

某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  
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爲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  
服人者蓋如此某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薦遂  
得循資作邑於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  
無有然有民有社亦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  
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詆詩移文紛然逮今未已  
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賴執事聰明不以爲過在



於微賤無復可言者然念朝廷責成於監司監司責成於郡縣郡縣乃朝廷事也今姦人大姓敗群亂法刺史縣令不敢迂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量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賞其奉公嫉惡不屈於勢噫此特職所當為不得不然爾責之賞之皆過也使今世人親見漢時何並董宣輩行事當作何等駭怪耶某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削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為怪穎昌寄居彭傑毆縣尉張讀新繁百姓毆縣令李注環州監押潘演毆知州种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漬染至此某所以言之於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為侍從首當論此爾

非獨為今日設也區區之心執事察之

上憲使書

某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搢紳士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官於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眉吐氣求出於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意者閣下亦厭而鄙之否乎某嘗思之此非獨士人之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與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說至於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群吏日考其成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



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先後之叙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曷嘗有此犇競馳騫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所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於保任薦舉嗟夫保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騫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致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祭出疆則載質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閤下惻然以為可教獎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遞聞閤下有使

一居方之身身一三

一

上翟提舉書

某暗塞不通世務獨於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為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為仁義為禮智聚而為浩



然之氣散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  
生者遂至於枯亡而不用之心不免於茅塞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歸  
於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  
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儻來者也是  
物也如游塵如野馬如蚊蚋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  
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  
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  
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  
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  
益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於家事師於鄉  
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倦之  
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茫然  
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騫以求孟子之所  
不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爲知道者所非笑哉然切聞  
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  
豫故有鳴豫之凶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恭惟閻  
下負俊聲二十年今爲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  
明鑑止水而某於此時効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真  
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明矣若不稍自振  
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之悔乎



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說於左右幸閣下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願幸

上俞漕書

某以章句書生備員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法令簿書錢穀芻秣市井無所不隸而兼領權攝者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之表有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宜開口求進爲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忽半載每以職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似見知於左右者昧冒自陳而執事試觀焉某自少

唐文苑英華卷六十一

一

五

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群俊並驅爭先未嘗少却鼓唱虛譽相扇於場屋間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已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於此平生相知零替略盡一落選調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爲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閣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



道德之氣見於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某亦不能無望於門墻也昔騏驥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鳴某非騏驥而閣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幸甚

上監司書

某官學四方從搢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爲賢者前日黨事起朝廷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時執事由某官謫爲某官洎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大臣與夫賢人君子者皆起於嶺嶠江湖荒遠之地以次收叙甄復錄用落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

由某官擢爲某官昔之觀人者必於用舍進退之間以求其背向去就之志蓋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爲賢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某自顧踈賤不敢造次奉書猶覬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旣除代恐其遂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旣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名耳文字不工初不喜示人往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於不知已者其出可謂不偶然矣澄按有暇試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火干瀆尊重慙汗不已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不可得也惠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面熱汗下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說耶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聞見既廣然後收斂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醫書而不能為醫者有之矣未有不讀醫書而能為醫者世人徒見嘗讀醫書而不能為醫便以醫書為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決此其殺人膏毒於挺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紙上語為

月三十一日

一六

卷

聖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於不可言傳之際聞其此說當且詬然佛言無有一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真實語也公更思之切瑳琢磨乃是朋友之常分公有問難願得反復講究其有所疑亦當質於左右師範之說止作笑端置之勿道千萬千萬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表

賀天寧節表

代程守

穹昊儲休，將永熙明之祚。聖神應運，丕承大定之基。鳴社在晨，際天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寅恭克已，孚惠得心，自然堯舜之仁，故能濟衆醇用，成康之化。幾致措刑，政已逮於中和，國遂臻於康靖。爰紀誕彌之節，宜增逸樂之年。臣承乏遠方，欣逢瑞旦，身縻符竹，空馳頌聖之誠。目斷觚棱，莫綴稱觴之末。臣無任

謝曆日表

代程守

四時既宅，然後允釐於百工。七政已齊，可以肆類于

上帝。蓋析因夷，隩之本寔。財成輔相之原。

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賁飾觀天，革孚治曆。俾歲月日時無易，故金木土穀，惟修。臣承乏外臺，復瞻新歲。日惟不足，豈小善之不為。時不再來，嗟大恩之未報。誓圖寸效，不費分陰。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

代家提舉

徽名寶冊，表正宮闈。叶氣懽聲，飛騰寰宇。中賀臣嘗究觀典籍，灼見古初。雖聖神特起，而有為必內外相。須而致理，立朝立市，共成建國之功。親耕親蚕，同底化民之道。故周妙得，參於十亂。而虞嫺有補，於重華。恭惟皇帝陛下，德進日新。合由天作，載初潛邸。已諧



寤寐之求入纂丕圖乃眷憂勤之助誕敷渙號式正  
坤儀承九廟之烝嘗奉兩宮之定省緝熙陰教勸相  
民彝臣承乏遠方與聞慶幸免置美化將形四國之  
風鳧藻盛儀莫綴千官之列臣無任

賀降皇子表

代宋運判

前星騰耀麗日重光凡在照臨舉傾瞻仰中賀臣竊  
以漢室之尊冢嗣遂立高襟堯封之祝聖人俾多男  
子蓋承祧之至重任主器以非輕恭惟皇帝陛下駿  
惠先猷作新聖治奉天以敬恪勤父事之心養物以  
慈摩撫子來之俗蓼蕭被澤行葦露仁穹昊駢禧元  
良毓秀為社稷久長之慶承祖宗積累之休遣使告

陵重離明之有繼飛郵賜旨達解雨於無垠臣承乏  
遠方欣聞言語震雷號號知匕鬯之克堪蠡羽詵詵  
期子孫之浸盛臣無任

到任謝上表

代馮運判

嶺表觀風已慚治効坤維按漕復玷寵靈引組知榮  
撫襟增愼中謝伏念臣單平冷系迂暗常才雖懷許  
國之孤忠非有過人之竒節偶緣冗官被遇先皇擢  
任監察猥承人乏出分使指益愧食浮纒自脫於殿  
刑蔑可書之最目謬膺渙渥重忝皇華鼠能已盡於  
五窮鈔刃何堪於再割鴻恩未報俄驚僊鼎之成濬  
哲肇興尚念遺簪之舊遂容尸素未即棄捐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至健行夫大明出震開並採兼收之路  
隆太平極治之基致此真頑類蒙委寄粹表未瞻於  
天日殊私已佩於丘山敢不續短俾長勉愒為正登  
車興嘆雖微孟博之才叱馭遂行姑勵王尊之節涓  
銖可効糜粉為期臣無任

賀進築表代

臣某言准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  
慶秦鳳路人馬出塞收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  
羗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  
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  
震懾中賀臣竊以要荒之叛服係乎制馭之是非有

蠢西羗久稽天討當元豐之願治將議翦除逮元祐  
之偷安務從姑息養成其惡以迄于今屬神聖之嗣  
興起師徒而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堙漸逼其  
腹心刁斗相聞於巢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  
武勢孤自有唇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  
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  
民體成誦之四征終於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  
能旬月之間大復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斷乃成臣  
猥以空疎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  
懽呼阻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同前代



百堵皆作三旬而成竒速之功古今未有中賀臣聞  
王者無外天下為家凡聲教之未通必討平而後已  
蠢茲夏虜以盜西陲虐彼一方逮今累世寶元慶曆  
數叛服之不常熙寧元豐屢翦除而未盡比興進築  
出自睿謀大師雲屯萬杵雷動山河克復埽堞相望  
封疆遠跨於流沙刁斗聲聞於瀚海天都巨險猶俯  
拾於纖毫靈武孤危諒不勞於餘刃恭惟皇帝陛下  
湯心勇智堯德武文建一勞永逸之謀成萬世無疆  
之業據祖宗之宿憤壯社稷之靈威臣迹遠天顏職  
繁使指効官有守惟懷鰲抃之心稱壽無因徒切葵  
傾之志目無任

慰國郵表

伏准遺誥皇太后以正月十四日上昇者發開驛訃  
宣示郡人狂號失聲震悼喪魄中慰恭惟大行皇太  
后家順以巽坤柔而剛決大策於禁中指麾而定成  
治功於天下退託不居有姜任婦德之賢非漢唐母  
后之比向嬰疾疢本自憂勤瞑眩弗瘳彌留遽及伏  
惟皇帝陛下深仁賦性純孝因心方攀慕於寶慈諒  
何堪於荼毒然以宗祧任重軍國事叢願寬罔極之  
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忝郡寄不獲奔訃闕庭臣無任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啓

謝蔡太師啓代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亦復兢惶某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于管寧久已歸巾志意自同於陳實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霽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閒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老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賀鄭太宰啓代

伏審拜恩中陞進位元台凡在陶鎔實深慶抃竊以虞刑未措選於衆而舉臯陶商鼎將調求諸野而得傅說備見載籍號為美談然臯陶之術非本於民情而傅說之舉不由於師錫坐超迥古允屬聖時恭惟某官識照幾先學窮繫表禁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樞極運籌見真儒之無敵既近登於揆路實滿慰於



輿情以舜事堯意其在此維申及甫茲豈偶然必將  
盡攄曾臆之奇庶幾大慰邇遐之望某側聞誕告實  
副願言徒深賀厦之誠阻與掃門之役永懷欣豫未  
易名言

賀劉少宰啓代

伏審拜恩天陞進位台躔凡在陶鎔舉深抃蹈竊以  
國家安治何啻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於  
後省冠僕射於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主上親紆  
宸翰追述先猷作新二宰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  
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上副旁求進  
膺大用恭惟某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於聖  
人故常合稷喻必根於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  
未數年裨萬乘者蓋非一事逮茲爰立實副具瞻所  
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召公右年登可待刑  
措爲期方此投閑聞之起立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  
兩之階欣躍之誠實倍倫等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懽慶一辭竊聞  
考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  
世目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  
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  
神清玉粹天資攸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



論道經邦之術藹揚令聞坦涉亨途頃任樞躔謀已  
深於漢幄出臨閩寄澤未溥於商霖政地久虛僉言  
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輔相以迓衡召還三遷遂宅  
百揆韋平盛事固無媿於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於  
今日必將盡發胷中之蘊庶幾大慰海內之心某承  
乏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兩之階叢  
抃寸誠難形尺牘

賀門下李侍郎啓代

伏審拜恩中陛秉政東臺凡與生成舉深欣懌竊以  
明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  
君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於如此而唐政亦終於

月三十一日

三

闕然追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奧學濟  
聖涯經天緯地之文得之性稟尊主庇民之略盡在  
術中早躋華途夙著時望西垣潤色燦追典誥之風  
右轄論思肅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  
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者舊以  
迓衡召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曾未闕時而入居左省  
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摠胷臆之竒庶幾大慰  
邇遐之望某久依琳館嘗辱鈞陶激懽抃於重衿難  
叙陳於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

賀蔣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稔服於重名人共欣於



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齡器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荐更之以所守益完縱橫應變之材無施不可出而頗牧入則卿雲生帝深知欲大用而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而歸直禁林曾未閱時而延登右府參裁機政寧穆邦猷朝廷取決於坐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目阻遠鈞嚴莫伸賀厦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懽躍罔喻端倪

賀安諫議啓

伏審光奉制綸擢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聳聞竊以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逢時遇主古今之至難當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庭爭之任得伸其志實係於天共惟某官醞藉深醇議論辯博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未幾別有九遷之榮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以某荷知有素稱慶無緣欣抃之私實倍夷等

賀馬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冊府除目流播士類懽騰伏惟某官望重賢閔名高英毅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之微簡在上心重已千之宿學延登客省正門五之闕文蓋朝廷以待於清流而卿相多由於此出媿郵



傳之既晚致慶牘之稍稽

賀楊運判啓

伏審寵膺宸命榮抱使權爰擇剛辰已諧禮上凡叨  
屬部舉切欣悰某累任劔東粗知民俗雖人貧地瘠  
顧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亦年計之足用儻貨源  
之不遏宜利孔之並興馴致羨餘式資經畫恭惟某  
官才猷強濟術略疏通入握省蘭已振望郎之譽出  
持漕節用昭煩使之能諒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  
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某方隸旌麾敢論瓜葛雅故  
未忘於一日庇庥當賴於二天懽抃所叢叢端倪曷喻

賀楊提刑啓

伏審光膺寵渥移按祥刑使選愈華僉言允慰恭惟  
某官道心蘊粹德性稟醇氣有養而益宇術無施而  
不可以才自進容無待於後先中道而行時不分於  
彼此逮茲顯擢殊慰輿情乘傳出關已嗣棄繻之志  
過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肅某方  
欲述具利害塵浼聰明若更遷延朞月之間必能聽  
用蒞蕘之說遽聞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懌

賀新提舉啓代

伏審祗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率同伏惟  
交代某官真性稟醇道心養粹學造天人之理識窮  
性命之微荐履儒宮夙著朝望億萬橋門之士景仰



餘輝三千闕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於  
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某偶緣幸會忝作文  
承即諧傾蓋之懽愈切望塵之意

賀王安撫啓代

伏承令嗣新恩秘書榮登者充賦外臺已居前列第  
名丹陛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紳共慶切以西漢解  
頤之士正得丙科元和大手之文猶須三上况天下承  
平之後實人材並出之時俯拾魏科不妨談笑非有  
源流之慶諒由堂今上御名之基伏惟本官文苑標名將  
壇授鉞碧油建幕雖尊十里之權白首窮經不改  
一瓢之樂遂推餘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榮名鍾一

門之盛事某方圖稱慶首沐騰緘仰認謙冲惟知喜媿

賀侍其鈴轄再任代

伏審寵膺宸命再握中權伏惟權慰伏以其官兵機  
練遠將略雄深緩帶輕裘鎮壓千里綸巾羽扇指麾  
六軍上寬當宁之憂乃春捍城之効知其難繼許以  
借留詔自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寓命於書郵占  
翰布勤首煩於記室永言傾戴孰喻端倪

賀王安撫啓代

伏審令嗣秘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按素高黃絹  
之詞唱第殿庭果叶青錢之選士流胥慶儒道增光  
切以間歲搜賢本朝廷之故事一經肄業復神考之



新科人材一興仕路四關非有過庭之教曷克入教  
之英恭惟某官俎豆儒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  
氣一時請南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  
得片玉於崑山復青氈之舊物揮毫洒翰實高董賈  
之才幹蠱克家行繼韋平之盛某未遑展慶先存飛  
文感媿之殊敷宣罔既

賀王尚書啓

伏審光奉宸恩崇膺閩寄凡居屬部舉切懽悰竊以  
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  
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重厚空鎮浮華宣惠愛于  
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宏遠識局深純  
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長者之言  
輒從喉之司出縮山河之柄綸巾羽扇暫寬憂顧之  
懷鼎席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負屬部託成下風  
忻懌之私叙陳罔既

謝兩府啓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  
便於私詩出自洪庥切以連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  
既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於十洲銓管復歸於八路  
員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均輸之窘急  
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某學術迂疎吏能短  
薄少年氣銳謾有志於事功晚歲數竒已冥心於造



化偶從常調擢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  
遇某官陶甄士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  
採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奉上心欽  
承厚德斧斤樗散少酬培植之恩箠策疲驚期盡馳  
驅之力

謝楊提刑啓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特攬轡於鄉邦因取途於  
弊境聞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廟璉至珍天麟  
異稟夙負棄繻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  
講周官之班歛過家上冢為桑梓之光華衣錦還鄉  
覽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  
翹跂

謝許提刑啓代

幸託下風尚未瞻於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於門墻  
在於闐然何以稱此伏念某忝分郡寄坐易歲華本  
自空疎無可稱於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於涓埃尚  
此遷延居然尸祿推擠未去固已荷於并容翦拂所  
加尚敢期於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稟粹德性養  
和格物不以所長動為可意待人必出於恕不復求  
全致是冥頑亦蒙比數雖袞褒一字足為衰朽之光  
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攜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膺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  
離國學十閱歲華叅兩任之鄉軍自去得趣負三年  
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為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  
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於儒  
術復咫尺於鄉枌便於婚姻得以數學有幸如此歸  
恩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  
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  
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  
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程大夫啓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顏過承論薦伏念

原九

九

某幼而學字少識偏旁長而屬文僅知平側久服聖  
時之化育竊聞經術之緒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  
有可取投之猥冗無所施為豈禮樂去乎哉亦會稽  
當而已此荀卿以為仰祿而孟子所謂為貧不圖登  
門便許推轂此蓋伏遇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說  
難嘉善矜不能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  
日窮途自激昂於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於事功庶  
幾終身不負知己

謝吉文州啓代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連運  
之才較藝詞場大振機雲之譽士流縮舌衆議歸心



共推黃絹之辭果叶青錢之選三荆已秀雙劍橫飛  
豈徒几按之功蓋有箕裘之素伏惟某官詩書將術  
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瀟灑輕裘緩帶有元  
凱之風流宜俾慶門疊膺盛事未遑稱慶遽辱貽音  
欣荷之私敷陳莫盡

荅吉文州啓代

仁不可失常恐招黃民欲必從果諧借寇恭惟某官  
道心稟粹德性養淳循吏袴襦安一方之民堵將軍  
裘帶肅千里之塞垣方松庇之共依慮瓜期之亟至  
欲薦才美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卑果朝奏而暮下  
此實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牋益深慚德

到任謝兩府代

五嶺乘輅已慚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  
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冗流承  
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  
於寵靈而臨事輒牽於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  
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巽命出按坤維地  
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  
省空踈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絕世名實在  
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贊禹之  
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瓶壘易溢憂小器之顛擠陶  
冶無私荷大鈞之埭圮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謝家提舉啓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參未知拜起心勞意拙  
志廣才踈績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關擊杵真爲貧之  
所爲毀瓦畫墁歎無功而坐食寅緣厚幸依託下風  
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於  
燕間未始一言輒有求於左右豈有意於爲異蓋自  
恥於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  
罰必事易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  
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敢不祇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  
一壑旣未遂於初心三浴三薰其敢忘於厚德感佩  
戰越不知所裁

謝陳使君啓

部封七邑歲薦二人首及庸虛良深感愧伏念某備  
負百里至是再期因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  
而未肅矧敢去刑惟其守拙以無佗所以見稱於不  
擾本來事簡非聽斷之無留適值歲豐致賦輸之僅  
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蓋伏遇某官以鄉先生爲  
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寶三敬義惠恭有君子  
之道四憫憐惟魯収録羈單所學昔時雖不侔於柎  
鑿此身未世或有望於桑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

答解元謝啓

篆刻舊人望經郭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鑒之能精



偶爲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膺縻爵  
之榮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截珍

謝及第啓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  
惟知感槩切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  
國之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  
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摘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  
庭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  
宜有讜言少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  
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實性成  
癡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

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  
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  
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  
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願  
爲學之荒踈愧乎無補若與時而高下誠所不爲姑  
盡節以惓惓寧抱關而碌碌夫何獻白亦預拾青此  
蓋伏遇某官匠石群材鈞鎔衆竅與人而不求備嘉  
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辭雖鄙訥論  
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之言路必能  
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敢不冰霜志操金  
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



於佗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爲國士之報

荅通判趙承議啓代

伏審寵膺睿渥榮佐郡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官路  
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祥刑  
已資口案贊六條之善治豈動心機曾稱慶之未遑  
遽貽音之見及仰承謙挹惟有銘藏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雜文

送苗師顏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誅者走益昌上變告誅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元捕及虜即日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誅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幪首繫獄窮治反狀自冬迄夏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遷其獄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顏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也誅旣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誅不能自白而誅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

唐先生集卷十八

一

江表

八日而獄具誅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竄海外誅之出也感慟悲泣觀者頽指歡呼道路相傳一日萬口而師顏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誅之不死其所繫豈小哉嚮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控制而使令廝役皆得以脅制其主非朝廷之明白師顏之俊偉則搢紳之禍豈獨誅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誼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顏爲治中得從之遊每服其爲人而興元之事昔嘗欲作傳而未果於其歸也因以爲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爲文意將有以教之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難淪失存者無幾其間復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天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爲故紙糊窻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體詩一十九首并序爲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能自鬻以取困於時然亦以此得出於門下而公亦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摬蕪氏掌覆天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爲不急之務也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以感疾因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鴉鵬之類而昔人所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已夫摬蕪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之出於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驅而出之於九州四海之外而不得以爲害斯周公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於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物之神茲遂得以滋息涵養於天地之內數千百年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天鳥之巢徃徃有之而世終莫



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  
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小哉生出論數十篇  
示余而求文以爲序吾聞扁鵲入秦爲小兒醫生豈  
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年月日序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  
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  
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  
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  
黔中觀復以詩書相切磨涪翁竒之相與反復論難

因書柳子厚劾淵明古體詩十數解示之俾知昔人  
文章低昂踈密之節疑其有得於此是未必然吾視  
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蓋更事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銳  
氣掃滅殆盡收斂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  
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  
於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况於文  
乎文主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  
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  
又日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於湘南過涪翁  
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  
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於余余為之說曰韓非作說難  
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  
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  
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  
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  
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  
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徃徃輩出有  
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

丁亥年六月六日

口

江永

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十舌草衣麻屨  
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  
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  
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  
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  
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  
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  
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辭鐔庶幾超  
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  
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  
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招隱辭 并序

出左縣城南度涪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爲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百年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然遐想慷慨歎息徘徊不忍去也言前代隱士大率多虛名少實効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槩以此量天下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文二人之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翁毛翁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爲漢相國而高惠之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蓋自河上文人至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已竒偉卓絕如此使齊驅並駕者得行其意獨不能處其君堯舜乎河上文人之裔嘗一顯於時而涪翁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果無有也試爲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子誰友兮涪之雲岫爲雨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水朝于海兮日千里趣子之駕兮捨子之舟子不我信兮與雲水謀

書宋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



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特多特奇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也又命其子慎無刊類文集故其秘而不傳於世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典獄益昌始得尚書平生所爲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渠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去在曾子開家衮臣謂余佗日當取之并以授子云

讀巢元脩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脩事士之難得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蹇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脩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諭幽燕檄

我國家運啓漢符疆包禹迹際天所覆無不統臨盡海以還悉皆巨妾措函生於壽域躋寰宇於聖涯惟燕督亢之圖得古幽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之風擊筑行歌咸有英雄之氣曩因悖晉割啗孽胡邀功一時貽禍萬世名宗令姓遂爲異域之人奇士秀民永棄無知之俗蔑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



作李陵之胡服謳謠未改豈忘莊舄之越吟朝廷哀  
爾無辜淪於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犬穢羊羶薰  
吾故地爰整弔民之旅不違後后之情復千里之關  
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塞賊齒益寒靈武櫛  
牙虜臂皆斷孤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夏變夷捨  
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甿蠲無名  
之暴歛庶令陷溺復覩太平

誠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  
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  
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

卷之二十一

一

七

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  
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  
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爲予欲使  
民凶年飢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  
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  
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  
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  
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繫累敲扑以要治  
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  
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行  
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



藉口譎譎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思庵記跋尾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  
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  
思無邪而不出其位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雜文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佗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返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貴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徃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子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涇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此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



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嘻是烏得不貧

###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既無術欲救不能揭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於聖萬春鄉社未害於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為世俗左嗤充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褊同污均失乎中勿異勿同

原允生集卷一

二

惟義之適勿以汝身與世為的

### 直箴

異與直吾平生窮困正坐此二字耳

直乃一節未為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顛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曾臆汝不能納衝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懌內藏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蚤自責何以安汝迹耶

### 雜說

淵聖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相繼誅死漢室於是大亂天下四分



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爲一是  
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殺四千五百餘萬矣嗟  
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捨其所繫豈小哉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眉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  
願力上祝慈闈恭惟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厚始  
佑思齊之聖惠于宗公逮參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  
軫邦家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詔多方恭修勝利憑  
無量佛作大醫王蚤臻勿藥之瘳益引後天之筭永  
均介福敷錫群生和南謹疏

謝雨文二首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於利物遂獲霑然  
之澤復興槁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

同前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霑然  
之澤復興槁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於有秋雨不  
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刈穫復閉戶而嘖呻人自慙於  
屢禱神不倦於爲仁

謝晴文

劔利皆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雨旣過多



厥害惟均令復還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  
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令有何德感於神明何以報之  
牲肥酒馨

送湫文

視之冷然可濫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罍瓶罐勺  
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兮  
歌以送之示不忘兮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於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  
賴於神神以為然餘無足道戒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澇蠶穀以  
登賦輸以時顧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叶  
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  
潔蠲飲食以荅靈貺尚饗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於後昆皇天福善  
篤生我先人夙有淑質未幼而學我先祖以考終惟  
我先人不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  
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  
功至于小子其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祗惕畏慎雖荐  
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稟賦穎蒙不能承我祖宗



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竢罪于益昌非其小子能實惟我祖宗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罔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益盡為目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格思尚饗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於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頭角軒昂入握省蘭出持使斧有燁其光西極岷峨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先帝舊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易如探囊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爾淪亡炙手之勢桑陰未移遽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尚饗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携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去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止於此我謂不然願翁加飧秩滿即還彈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于岸眷眷不去回首永歎我官于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墓木蒼煙一作墓栢森然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為文寫哀以薦蘋藻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  
卽潛出則使指踐更旣熟進退自如未應閑適之年  
遽有便安之請舍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  
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  
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顧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刑  
嗟老成之愈遠况我小子受公深知拊棺長號有淚  
如覆嗚呼哀哉尚饗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炎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  
周爰咨諏協力合謀克贊霸圖嗚呼智哉帝念後事

戰戰兢兢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伏膺  
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宸泣政爲伊爲周  
燕蓋不亂民言不流嗚呼難哉步卒數萬哆然北出  
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爲之仄席嗚呼壯哉  
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  
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廼禱公祠  
冀得生還神鑒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  
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  
嗚呼歆哉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



祝曰僕艸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  
南畝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戚笑  
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撮挽而擊鼓焚棹奮然不顧  
其志蓋將有所為也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垂璫珥笔  
昂軒哉冠亦在于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朋友  
養活妻子亦在於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繫重矣神  
之有靈鑒其所存為我拘奮電蟄蚊蜃鞭逐鯨鯢俾  
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  
人所自致非敢以祈于神高享

補脫落一行

安國家定社稷

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泯亦在於此

### 代程信儒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邈然二孫  
誰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魂子何知豈復念此

### 代路次祭文

殯之於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寤然昔以權交  
今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

### 唐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策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巨儒皆得與於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興之初六經出於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禮支分派別並立於天下非獨爲說不同而經文亦異其後諸家之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於經旨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將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一

海峽

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諸君以爲如何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爲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爲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爲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於經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於五等之間旣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於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



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於佗經不爲無所考而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者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於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居位食祿而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於服采焉其所謂服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休者常寡則天下賢者將何以勲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王之用人亦有流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於財財必取於民賞必施於功罰必加於罪此爲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爲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關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關市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多也而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謂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歟意者其自有旨歟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



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其制行之異類皆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言之異類皆如此安在其爲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其所以同歟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於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逆勢之禮外有存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於用是以聖

人雖以德行為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得齒於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由求之列也子耻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爲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與諸公議之問爲已之甚而至於絕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義兼愛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爲不仁外不至於絕物內不至於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爲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者謂之不仁爲已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爲



得之矣而又謂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三者而後可以爲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離於此乎問楊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道在天則爲陰陽在地則爲柔剛在人則爲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爲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

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爲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况於王者乎以爲置而不錄耶則羅春烏除烏鳧去鼃黽除水虫之類至纖至悉無所不載而况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乎抑周之建官不能盡見於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爲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刁斗之衛務爲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爲將也居則正部曲出



則正行伍畫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  
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  
事蓋不可以爲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  
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  
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  
啓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  
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于  
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于分險而謂之豹自合分  
至于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  
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  
也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迹者也權量以爲平  
城池以爲固車服以爲勸斧鉞以爲威符節以爲信  
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旣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  
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  
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旣不能以  
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爲體  
以無爲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問以道在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  
故曆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



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守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隕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孽尾希革毛毳毼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爲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爲者也堯典以道在天下而舜謂之無爲者何哉無爲者天也有爲者人也舜旣以無爲爲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問爲治之序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

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乃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爲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旣以滅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爲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爲禮無所統一家自爲法無所視勸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



抑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  
殆非先王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  
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說相  
反如此其可以相爲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  
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  
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  
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藪林麓從可  
知也天下旣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  
之賦皆已輸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廩府庫  
與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有

久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  
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  
立法初不爲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鄉之吏而其所謂  
士者乃六鄉之民故爲士者未嘗不耕而爲農者未  
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  
其間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  
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  
耕稼爲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爲而從學之徒  
一言及此則深抵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歷山  
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



害其爲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  
有司願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揚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絕曰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  
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  
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揚子  
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  
休咎旣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曆又明於易  
之數豈揚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  
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

臣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闕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  
十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  
於此以謂道術旣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  
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聞  
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  
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  
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辯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  
不欲附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  
於後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



上五事之氣 至於五味五聲 色 其 謂盡  
物之理可而 子之說如此學 且深其意也  
問曰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於經而不雜以諸子自  
家之說者楊子一人而已至論人則猶有可疑者  
焉夫莊子考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  
之莊子豈由韓之流哉 子之以 一 間爾而  
以黔婁口皓配之 亦 至以韋玄成記之亦  
甚乎伯夷聖之清 惠聖之和而以 配之何  
元維賢然亦豈 且哉 陽子必不妄也 求 未  
至爾諸君其以之

唐先生文集卷第二



陽子

氏

滄

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先生文集〔宋〕唐庚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4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83-6

I. 唐… II. 唐… III. 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宋  
代 IV. 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23043號

ISBN 7-5013-2383-6



9 787501 323838 >

書名 唐先生文集(全四冊)  
著者 〔宋〕唐庚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 造  
刷 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五·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83-6 / K·776  
定價 一七九〇圓



